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巴蜀文獻集成》

〔清〕劉沅 著

槐軒全書

三

（增補本）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學術叢書

〔清〕劉沅 著

槐軒全書

三

玄孫奇晉恭署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槐轩全书. 3 / (清)刘沅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6

ISBN 7-80659-858-8

I. 槐… II. 刘… III. 刘沅(1768~1855) - 哲
学思想 - 文集 IV. B24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9320 号

槐轩全书(3)

清·刘沅 著

策划编辑	施 维
责任编辑	胡新农 况正兵 施 维
装帧设计	任兆祥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本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90mm × 210mm
印 张	27.25
字 数	400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858-8/B·155
定 价	3500.00 元(全套)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詩經恆解卷之六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頌四 頌古容字通用大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而考之此書亦不盡然周公當太平之後制此以爲樂歌頌先王先公及羣神歸美於神明先德而後遂相沿頌禱君親等皆謂之頌張老發趙文子成室亦曰善頌禱矣故夫子以商魯附焉周頌三十一篇鄭康成謂作於周文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蓋因國語時邁思文爲周文公之頌王褒云周公詠文德而作清廟故云然也然今考其詞義殊不盡然則當各以本文斷之而不必拘牽先儒之說至列魯於頌孔子所以思周公之德文武之功所以成也次商於魯所以明征誅之局禪讓之德無以愧也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詩經恆解

卷六

一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廟中樂歌主於頌揚先德然亦未嘗不勉勵子孫之承先也蓋周公制禮時所作垂爲典耳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賦也於歎詞穆曰肅然清靜也肅敬離和顯光明相助祭之公侯也濟濟美盛多士執事之人秉執對配越於也駿大而疾不不同承尊奉也射數同斯語詞言於穆哉清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凡執事之多士又無不秉文之德其德之合既可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其執事之敬又駿奔走在於廟之際所以然者文德久而愈光明故人心久而愈尊奉無有厭射於人也蓋神之靈靈以德德至而人心嚮之非徒廟祀尊嚴也然人之德不足以合神則無亦以知神之盛詩言文王之顯承而先言肅雝秉德所以發明文之德在人人之德契於文彌久而彌光

清廟一章八句

周公奉成王朝諸侯於明堂因率以祀文王之樂歌

附解序謂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或曰

成洛而奉成王見諸侯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昊

天上帝其說尤長蓋詩意重美文王止首句贊美

清廟下言今日之肅雝顯相濟濟多士莫非秉文

之德對越駿奔在天在廟之靈若或使之以此見

文之顯承人心自然無射是合萬國之歡心以祀

其先人明今日朝諸侯而將孝享莫非文德之遠

也朱子引書烝祭歲謂公攝政之七年所作此其

歌之詞然書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非謂

攝政之七年也至烝祭在冬歲舉之祭亦非率諸

侯祀文王其大傳所言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

詩經恆解

卷六

二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則此詩近之此與下二篇皆同時之樂歌故文義相承後人離而爲三其實如今三獻各有歌詞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賦也天命天歎詞穆深遠不已無息也不顯幽深意純不雜也假春秋傳作何溢春秋傳作恤收受也駿大惠順篤厚也言維天以一理主宰萬物卽以一氣運化不窮於哉穆而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亦然其至誠無僞至深不顯而周於萬物之表亦猶是也今文雖沒而其神在天何以恤我我其受之惟體文之德大順我文王則文自溢我其事在曾孫篤之而已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此章承上章頌文德之純而勉成王之法祖與下本

一章後人析之耳

附解上章止於穆句贊其廟下七句皆就助祭者言以見文德及人之遠然文德之實未詳言也此章承上而歎其純德如天欲嗣王駿惠而益篤其慶文義顯然相承不得歧視也至天命二字先儒以命令言亦通然謂天與人以理似析理與天而二之矣天道無爲理氣自然運化萬物皆天所生而人獨得天理氣之全此理乃天之所以爲天如人之命依此而生故曰天命言天所以主宰萬物之理穆然深遠而自然運化不窮人秉此理亦與天

詩經恆解

卷六

三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諸侯助祭之禮也
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之至也故主
人必有以酬
之以神惠
之以詩奏
而侑之若先
王式憑酬之

外者不過言行動靜雖可觀德豈能盡德之全先儒避忌空玄之說將聖人心性之功俱說向外邊然無解於淵淵浩浩江漢秋陽等義也苟不明正之天下人馳驚於外者無已即檢攝於外者亦不能詣中和之極其禍豈淺鮮哉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明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終也此總上二篇言文德如是故其清明緝熙垂爲典則者曾孫所當法其肇造周室有此禋祀苟子孫篤守勿替久遠終有成功是即周之禎祥矣

附解以上三詩皆同時祭文之樂歌

詩經恆解

卷六

四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折衷曰清廟初獻之樂維天之命受嘏維清送神愚按其用雖次第不可考而三篇文義相足其爲一時之樂歌無疑序以此章爲奏象舞朱子曰詩中無象舞之意最爲卓見蓋文王雖有象箭南籥然詩未及之不得舍本文而別爲之解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爾邦反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封殖靡奢侈也王謂先王成皇皆大也無親莫強也言此烈文之辟公今日來助祭事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無疆使我子孫保之

者然故列於
頌而不列於
雅也

王業發祥之
所必有樂祭
祭必有樂歌
雖頌先王尤
望子孫之保
之也

也我將何以報哉亦惟願爾諸侯念先王之靈無封
靡于爾邦則先王當崇尙而福之又念爾從前助定
天下之大功願爾子孫繼序而益大之所以然者何
也莫强于人爾能無封靡則四方其訓之莫隱于德
爾能常保我功則百辟其刑之要必法前王而行益
我君臣相與保邦致治受福無疆皆前王之德也今
日對越如在平日亦何可忘
乎於乎念體先王可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成王即政諸侯來朝助祭三
獻尸後主酌酒獻賓歌此詩
以美之

附解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朱子謂詩中未見即
政之意然頌作于成康之時若成王即位諸侯祭
而無樂歌則後當不復有之矣且篇中詞義森嚴
和婉非周召之徒莫能作蓋成王時諸侯助祭之
詩經恆解
卷六
五
西充鮮于
氏特園藏
詩而後遂以爲凡諸侯助祭之樂歌朱公遷曰賓
三獻尸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序說非誤毛鄭
之解之者誤也或以爲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
侯之樂歌尤爲簡明從之義見頂批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矣岐有
夷之行
戶郎子孫保之賦也天作猶言天造地設高
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
險僻之意夷平行路也言天作此高山以待我周而
大王始荒之既作之于前矣而文王復安之於是拔
山通道大畏小懷彼岨險之岐山其行皆成坦道雖
創自大王而文王實成之子孫其兢業保持世世勿
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此祭岐山
之樂歌

成王之德略
於書而詳於
詩此章尤爲
簡盡

之意耳

詩經恆解
卷六

六
西充鮮于
氏特園藏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成定也二后文武也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
積聚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有宏深密靜密於歎詞
單盡也靖安也言昊天眷德本有一定之命二后能
受之而成王繼二后之烈惟恐失墜不敢康寧夙夜
基天命於宥密之中於哉其德繼續而光明盡其心
以承文武故遂安定天下
下亦能受昊天之神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祀成王
之樂歌

附解序說郊祀天地朱子從國語及歐陽公之言斷
以爲祀成王無可疑者成王世稱令主其德人多
不知此詩實已發明至矣惜罕有能識者命者何

天之理而我之所以爲德宥密人身太極之所也
天地之理氣流行不息而其主宰渾然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萬古不窮者所謂上天之載也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得天之命爲我之性未生以前渾然
在中者與天地同故人性皆善既生以後氣質拘
而七情擾非復受中之本然故必有復性之學知
宥密而基命於此緝續而不已光明而日新單心
不留一隙之疏主靜立極之要盡矣成王之德如
是則周公之教而文武聖學之的傳世儒以宥密
爲心而已不知心在後天不能純乎天性養性者

詩經恆解

卷六

七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退藏此心止於其所一念不生萬象渾忘至虛至
靜而中致矣一或動而爲言行一切以禮準之是
則擴充非則克治此動察也誠意也卽所以致和
也要惟靜存者有主然後動察者無疏靜者動之
本而靜非強持此心也養浩然之氣必先有諸己
而後充實光輝化神以次而幾基命宥密至虛至
靜而浩然之氣生焉故不動心必由乎此孔子之
立與不惑至不踰矩其功皆自此爲基緝也熙也
則基命之久而理純自然不息性體虛明自然光
輝然猶曰單厥心何也性心之體心性之用心純

乎性固已動靜皆天理矣然虛靈之用逐物而易
遷故曰人心惟危純一之性有感而易雜故曰道
心惟微聖人於理精且一矣猶必允執其中不以
爲德至而無煩敬慎也單厥心者動靜交養務盡
其心夫文王之德不過緝熙敬止而成王亦如是
可不謂至德乎三代以下三教分門只因不知宥
密所在卽有知之者亦不能循序深造盡其始終
本末之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洗心
退藏於密大學曰至善中庸曰天下大本皆謂此
也曰元牝丹爐曰性海法竅名稱甚多無非以宥

詩經恆解

卷六

八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密爲天人所共不敢名言設爲譬喻而儒者不察
以虛無清寂爲異端不知其乃言存養之功耳心
不可以強制必至虛而後寂然無則虛之至矣至
清而後理純靜則清之極矣夫豈謂人倫日用皆
虛無擲之哉聖人與天合德極於無聲無臭亦不
外此四字故佛曰空子曰屢空言其虛明耳道曰
玄言虛明之妙耳誠者實有此理於身人所得於
天曰德天地人止此一理如路然故曰道曰性人
所以生之心曰仁天地生生之理而豈外此有他
途哉因僧道怪妄而咎歸佛老將因儒生不肖而

天至尊也惟聖人立德以承天而天之功乃就此所以祀天而以文王配也然文王豈遂與天配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天之威于時保之子孫體文德以事天者也

咎孔孟乎世俗相沿以偽亂真至使人人所有之理人人所能爲之事視爲畏途於是天地人合一之旨不明安得不詳辨之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音維天其右音以之儀式刑文王

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賦也將奉享獻羊實柴之羊也周禮

獻故羊先於牛右饗右神位西而向東故在饗右儀

威儀式制度刑與型通法也伊語詞嘏錫福也言我

有所將享以祀上帝將維何羊是也所享維何牛

是也天道高遠或者降鑒而在饗右乎夫天亦何所

私於我也我昔文王能代天以垂法我今威儀制度

一法文王之典日以安靖四方爲念伊錫福之文王

既在右而享我祭矣天其獨棄我乎然我雖冀天之

享實不敢妄期必於天亦惟夙夜敬慎畏天之威于

詩經恆解 卷六 九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時保之庶幾不悖文王即不至獲罪于天也

我將一章十句蓋季秋祀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

附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所以發明德莫大於孝意其實乃郊天而

以后稷配祀天子明堂而以文王配也儒者倒其

詞謂此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抑思詩首稱

將享牛羊維天其右之言物薄而意微未敢必天

之降也下文儀式刑文王云云乃轉一解言天昔

日不棄文王我今刑文之典日靖四方文王既享

想天亦必享我然其冀天之享不過愛天之誠而

山川百神分司天之功化者故言言昊天右序乃所

敬畏則不敢懈以此庶保天威是其意專於享天

而藉文之德以邀天眷是所以配以文王之故也

經義甚明諸儒何用曲說天地之氣機一陽生於

子而老於南河圖所以天地定位於此四時之氣

化生於東而成於西冬至祀天於圜北一陽之始

生氣所胎配以后稷生之始也稱天以其氣言季

秋祀帝于明堂萬物所悅成功之地配以文王德

之成也稱帝以其神言古人祭祀必有配享天地

至尊必以功德之配天地者配享之其實周公制

禮之意義主於敬天地非徒誇耀其先人否則瀆

詩經恆解 卷六 十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天且誣其祖矣諸儒之說多非茲不悉辨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載戰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賦也時巡狩之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時巡是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右尊也尊

之於諸侯之上序次也次之於歷代帝王之列震動

疊服懷柔順允信也在位指凡有位者載語詞戰

效囊韜肆陳布夏中夏也言人君以時巡狩遠至諸

侯之國代天布化昊天其子之乎天亦何私惟能安

民者則子之今天實右序有周使天下人震動維新

天下固莫不震服矣而予則益加寅畏惟恐不當天

意故因巡狩而告祭懷柔百神及于河之深嶽之喬

無不敬禮庶乎信可以爲天下君乎我明昭有周奉

天以治世凡在位者皆德量能式序之焉而于戈

弓矢戢囊不用惟求懿德之人布於中夏以敷王化

祈神相之庶乎信可以
爲王而爲百神所保乎

時邁一章十五句 武王克商巡狩祭告山川所作而其後遂爲巡狩祭告之歌樂

附解春秋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

亦以爲周文公之頌詳味詩言爲武王巡狩祭告

山川之詩無可疑者而曰其子之允王維后允王

保之皆自謙希冀之詞蓋不敢謂天誠子之神卽

保之也天子人神之主愛民如子者未有不敬天

巡狩以周知下情故時邁而冀昊天天子之天心眷

屬然後人心益固故右序震之天下斯莫不震疊

詩經恆解

卷六

士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民安而神懷乃無愧於后其所以協乎神人者則

由以懿德式序在位偃武修文也此見武王所以

得天下治天下者皆無愧於心而兢兢惟恐不當

天意未嘗自詡也後世創爲封禪之舉驢天誇功

誕妄無禮而託於聖經賢傳其僭誣不亦甚乎夫

天子奉天出治卽已治已安猶恐一夫不獲盈滿

爲災堯舜三代至治極隆未嘗曰吾德已至無可

議也而陋儒乃謂大平功成告成於天援禮器因

名山升中于天句爲證夫升中之禮卽柴望之事

而豈必登泰山禪梁父玉檢金泥以誇功哉天人

文武創業而
成康守成其
功德等也凡
祀于祖廟必
歌此詩蓋頌
成康之樂歌
疑其後凡祀
主則歌之欲
後王法成康
也然不可考
矣

一理心理無愧天自享之奚俟登高而天始知鄭

孔諸儒無識貽誤後人而諸臣媚子從而附會之

可恨可笑至呂叔玉以肆夏卽時邁因有肆于時

夏之語然亦未見其必然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彌郎 鐘鼓嗶嗶磬筦將將降福

穰穰降福簡簡成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執競

自強不息之意烈功也不丕同皇大也斤斤謹飭意

嗶嗶聲和而大將將聲和而清穰穰多也簡簡大也

反反猶爾爾安詳之意來反反覆而不窮也言執競

之武王無與爭烈而不顯之成康克繼其緒于上帝

立君立師之意益光而大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不

敢以治安爲喜敬慎小心保其明察今日入廟而將

詩經恆解

卷六

士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事鐘鼓嗶嗶磬筦將將莫非成康守成太和之韻以
此祀祖廟而凝天休降福穰穰其多且降福簡簡其
大助祭之臣威儀反反贊襄盛儀既醉既飽樂成康
之澤於無窮以此福祿來反也周制七廟親盡則祫
而文武有世室不祫文武創業者也成康
守成德足以繼文武故有此樂歌以頌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祭成康之樂歌守成有令者勸

者勸

附解序以爲祀武王鄭孔諸人從之歐陽永叔始駁

其謬朱子從之斷以爲祭武王成王康王然合祭

三王于義無考篇中再言成康意重其守成有令

德克紹武王以此享上帝而致福祿甚明至呂叔

玉以此詩爲樊遏渠亦無以見其必然蓋九夏之

不祧之廟其樂歌止頌其教稼一事而不多陳其德蓋古人之質實如此

臣工已經理勸農一切之務而天子特治其成然不

詞皆不可考矣而獨肆夏樊遏渠為此章及前後二詩其名又異安得輕信之章昭又以遏為韶夏亦臆說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賦也思文以敬之德思所以作睿睿所以作聖也立成立人無食必死故謂粒食為立極至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遍育養陳布常倫常也言思文之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其德至焉天生民而欲養之非有能輔相天者不克全其功后稷則辨五穀而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斯人無此疆爾界皆得安養然後陳布倫常之理于中夏蓋養為教本五倫之道非率育不全也

思文一章八句此祀后稷之樂歌

詩經恆解 卷六

圭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附解生民之詩陳后稷之事以告成王此頌其德祀以配天文義顯然故諸儒無異說惟鄭箋謂立當作粒未知立字之義又歐陽公謂來牟為麥他書無見直毛鄭二家臆說王應麟辨之甚詳當從王氏至呂叔玉以此為渠或又謂即納夏皆臆說關之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畀於皇來牟將受厥明

政以農事既修即有農年故祀以求神相也祈先農而推本于明昭上帝上帝之神之主也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痔乃錢鏹奄觀銓艾賦也嗟嗟重歎以祈鑒也臣工羣臣百官公卿所釐治也書曰允釐百工成成功咨訪問茹度也保介農官之屬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番於歉詞皇美也來牟見上篇明上帝之明賜迄竟也康年猶豐年眾人句徒也痔具也錢鏹鏹鏹也一作鏹鏹鏹也艾穫也歎息而言臣工敬其在公無敢荒豫者王復親耕以治其成猶恐未得乎土宜人情之利也來咨于眾來茹于己其勤如此豈有他求哉嗟嗟保介之傳勤動不知所產如何耳第即目前之象而論於皇之來牟榮滋日盛似將受厥明者然未可必也伏願明昭上帝終賜我以康年我將命我眾人痔乃錢鏹奄觀銓艾有獲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王耕籍而祭先農之樂歌

附解序謂諸侯助祭天子遣之于廟義甚迂曲朱子詩經恆解 卷六 圭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以為誤而曰戒農官之詩後儒謂戒農官當列于雅何次于頌或以為祭先農之詩甚得其解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王乃使司徒戒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王即齋宮三日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耕籍此則戒臣工而釐爾成之實事也蓋先農始稼穡以和民者天子述己君臣勤農之意以告先農庶幾鑒而相之迄用康年先儒不得其解是以疑竇叢生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此禮終歌
而為欣
勸之詞亦以

二王之後降
以賓禮於其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古音魚矩反○賦也
康王將祈穀于成王之廟也昭明也假與格通至
也爾謂農官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田民忠於上則
曰雨我公田君惠其民則曰駿發爾私見成王之愛
民方里而井三十里極言其廣萬盈數也十千維耦
極言其多不可拘泥耦二人並耕也康王卜郊受命
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龜卜既從而作此樂歌曰噫嘻
成王既昭格而許爾矣當率時農夫播厥百穀不特
籍田公田為急當及時駿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之
廣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并力齊心無有棄地庶乎不
虛神惠蓋既祈於上又恐農疏於業故奏此樂歌以
之助

噫嘻一章八句康王卜郊作龜于禰宮而述己祈穀之意作此樂歌

附解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歷代諸儒遵之朱子以

為誤而目為戒農官之詩然詩列于頌則樂歌耳

詩經恆解 卷六 圭西充鮮于氏特圖藏

非以詩戒農官也本朝

欽定折衷援禮記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及
春秋傳孟獻子之言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謂康王
作龜于禰宮作此耳是蓋郊有二日至之郊不卜
祈穀之郊則卜春秋襄公七年卜郊不從孟獻子
曰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即此詩之事康王卜郊
受命成王之廟卜之而從故作此以頌並諭臣工
明神惠必需人工當及時為之被諸管弦凡祈穀
即奏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

來助祭也必
特燕之此詩
及有客是而
微子尤賢夫
錄此以見天

在此無斃庶幾夙夜音豫以永終譽興也振翼其羽鷺
郊故曰西雝即所謂澤宮也客微子賓王戾止來燕
于澤宮斯指鷺也彼微子在之國數厭也言振鷺于
飛于彼西雝以潔白之姿親文明之澤我客戾止亦
有斯容蓋其志行之修潔不自今始矣其在彼國則
人安其化無惡之者其在此則人敬其德無厭數之
者尚冀永修厥德庶幾夙夜弗懈以永終其名譽美
而戒之也殷尚
白故以鷺喻

振鷺一章八句微子來助祭而燕于澤宮奏此樂歌以美之

附解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諸儒無異詞惟取興西

雖不得其解李安溪謂初立學宮祭樂祖瞽宗之

樂章我客謂來學之士然以學者為客究於義不

協按辟離即西雝無可疑者記曰天子設四學辟

詩經恆解 卷六 圭西充鮮于氏特圖藏

離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周之
學成均在其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為太學虞庠在
國之西郊為小學國老養於太學庶老養於小學
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卒事
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夫天子視學則成均
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即祀先賢於西學所
謂祭於瞽宗也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
養國老於東膠所謂視三老五更於太學也天子
將祭選射於澤宮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
與於祭此蓋微子來朝適逢祭期隆以賓禮不在

報享神功以
承祖妣治百
禮為幸非自
喜溫飽而已
也

選射之例故作此樂歌燕而頌之以振鷺為比殷

尚白也非二王之後皆來畿外諸侯無必來助祭

之禮諸儒謂來助祭未嘗大非而李氏竟以為祭

於瞽宗則無以證其禮之必然韓文公學宮詩亦

用振鷺朱子亦以西雝為澤宮蓋皆心儀其然特

未悟二王之後所以特燕于此之故朱子曰看此

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不知燕于

澤宮雖為祭而設然猶未逮事神故不及告神語

二王之後助祭未必二國怡逢祭日東樓公之賢

無所考詩言無惡無射終譽是本有德而有譽故

詩經恆解 卷六

七
氏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勉以終譽非微子不可以當以振鷺之雍容潔白

喻其容為殷尚白故自當指宋公也禮記曰客出

以雍徹以振羽即此詩可想見此亦樂歌也故列

于頌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界

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賦也稌稻也黍宜高而喜晴稌宜下而喜雨黍稌皆

多是雨暘時若高下皆收也藏粟曰倉藏米曰廩高

廩富室也十千曰萬十萬曰億穀之數也陳粟曰秭

新穀繼陳穀而藏之所謂餘一餘三陳陳相因也藏

穀既多不止為食并為酒醴進界子也洽百禮百

禮俱需酒食以和合之也皆遍也百禮既洽則神之

降福甚遍也盛稱豐年之美以頌神惠是所以索祭

樂以和神人
而格上下言
薦于祖廟不
敢修言功德
也故但言眾
音皆備先祖
可以聽我
客可以觀成
而當時和平
之治則讀者
可于言外得
之矣

豐年一章七句 此秋冬報祭之樂章

附解序謂秋冬報也王安石以為祭上帝陳祥道呂

東萊謂秋報為大亨明堂曹粹中謂秋冬大饗及

祭四方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同歌是詩朱子

定為報賽田事之樂歌蓋指田祖先農方社之屬

然詳觀此詩言饗祖考洽羣神百禮咸備考祀典

秋冬大亨于明堂上自天地下至方蜡靡祀不舉

則曹說為甚優矣國語觀射父曰日月會於龍甕

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合羣神頻行國於是

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從其時享昭祀

詩經恆解 卷六

大
氏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先祖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

彌其百苛矧其纘憲合其嘉好上所以教民虔也

下所以昭事上也其即此詩之意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執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

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再言有瞽非一人

之言周庭者合六代之樂樂官各有所專肆猶先代

之瞽亦在周庭也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

之羽于崇牙之上周制也應小鼓田大鼓縣懸之也

縣鼓亦周制執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

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圍亦作鼓狀如伏

虎背有二十七鉦鐻刻以木長尺樂之以止樂簫編

敬離和也和鳴相應也我客二王之後及諸侯助祭者成樂之一成也此詩該樂之全節而言始言有聲升歌之人也諸樂器及簫管笙入之具也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堂上堂下備舉也永觀厥成合樂而舞亦入故曰觀也成則六成九成之成樂之終也我客多先代神明之後崇德象賢同觀厥成以是明和神人而格上下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蓋周公合前代之樂與大武並行

而為此樂歌以祀先王也

附解上天之載無聲臭而一元之理氣著為萬物聲臭即寓焉自人心多變幻失其至中至正之本原而形質所梏聲臭亦雜聖人中和位育祇是天命之性全備於身故存諸中者渾然粹然即發於外

詩經恆解

卷六

九此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者亦無偏駁樂之作也豈非以其德盛而化神自然現於歌舞者皆天機之洋溢哉易象雷出地奮為豫夫子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一元之氣蘊於坤元蓄之者深斯發之者大而由復至泰天地和平矣至大壯而雷始作聖人仁育義正萬物得所矣又加以涵濡薰陶迄乎人心習於中正太和成焉乃作樂崇德以事天祖天地止此中和之極聖人與天地同德無毫髮之念不合乎天故聲臭潛孚而祖考尤聲臭之一貫者也周自公劉以來聖人迭起仁恩覃敷至文武而和

魚第取之漆沮以爲先王之遺也天子未薦魚不敢先嘗而士庶可知當時阜成育物之治可想故以爲可介景福也然一薦魚而遂希福祿哉

氣翔治周公制作合前代之樂與大武並用以事神化民而又作爲樂歌俾人由其辭知其義踐其義諧乎聲內有以養其中和外不至戾於禮法較前代獨用一樂者不同雖先代之樂亦所用有時不一而此詩則初作樂既成合而歌之於祖廟非第云合樂之器數而已惟周公知樂必有聖人之德而後可享帝享親自黃帝堯舜迄文武又皆聖人而爲天子凡樂之所以通乎天地神明治於人心物類者無弗備焉故合六代之樂以垂教後世而且爲此樂歌以誌惜乎聖學失傳聖樂亦湮而

詩經恆解

卷六

三此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樂之薦上帝配祖考者人多昧昧矣噫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鰭鱣鰻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方墨反○賦也猗與歎詞漆沮且岐周二水名大王所居於此取魚不忘本也潛藏之深也鱣鮪類鱗白鰻也鰭類鰻也鰻類白虎通曰天子不親取魚薦廟乃親行取魚有其時有其制魚食物之美者故時薦必用之而漆沮又發祥之地魚備有之以此明今日庶物繁昌皆先人功德所遺而民安物阜之政可想矣

潛一章六句時薦禮也薦必有樂樂必有歌薦魚其一端也夫子存此以爲薦禮

之法

附解聖人事亡如事存既制爲祭祀之禮矣而又有隨時薦新之典顧柔盛而外且及物命惟聖人有

頌文武之功
德而始以助

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

德於民民享樂利物亦不傷胎卵等患其生時功
德甚厚其沒後遺惠尤多故子孫思其嗜好以此
薦之尋常人薦新則但思慕之忱即物以將仁孝
之至聖人亦不禁之而取之有節有時用之有禮
非可藉事先為詞屠害物命而不惜也夫子曰伐
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釣不綱弋不射宿曷
嘗教人戕生恣欲哉魚游于淵本無害於人以其
為飲食之需故必薦之然苟盡取多取常常取非
禮也故夫子編詩存此篇以為凡取物薦祭者之
法月令季冬薦魚春薦鮪解之者曰冬則魚肥鮪
岫居至春始出味美故薦其說亦是但考之詩禮
不盡然古人隨時薦新凡物新得即思父母先人
不必定以其時月令漢人所輯以時教人亦一法
而不可盡拘也凡禽獸古人食祭皆用之而鳥飛
魚潛尤物之無害人者安得以口腹而苛取之故
夫子鈞弋門人記以為則若牛犬豕羊祭則特畜
之食則牛非耕牛犬豕必五十始恆用他
物之不甚益於生命者即不食矣今人毀放生戒
殺之說不知聖人之意故詳論之

詩經恆解 卷六

主 西充鮮于氏特圖藏

祭之賢歸于燕及皇天蓋不以介社為易事也其詞皆已事之詞故為微歌

相子肆祀假哉皇考綏子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古音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音綏我耆壽介以繁祉既
右烈考亦右文母 滿以反○賦也有來言凡有來者
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穆穆天子之容也於歎
詞廣壯大性也肆陳假大皇考穆穆天子之容也於歎
成王自謂言武王綏己以已成之業使得盡承先子
孝也宣布哲明宣哲維人宣布明德惟賢人也文文
德武武功燕安也右尊享之也烈考文王文母大妣
也言來離離而止肅肅辟公之助祭者皆然天子則
薦廣牡相子肆祀就致之哉蓋由大哉之皇考安定
天下選建賢能綏子小子得以凝承稍盡其孝思今
日離肅之辟公皆昔時遺留之忠賢也國家宣布明
德惟賴賢人而皇考文德武功兼美故遂燕及皇天
克昌厥後今日在天之靈如在既綏我以耆壽又介
我以繁祉使我得享烈考亦右文母然則皇考之
德一文王之德而我今日之得告無愧于文王皆皇

詩經恆解 卷六

主 西充鮮于氏特圖藏

考之教也蓋不敢遽謂能享文王故歸功於其考焉

雖一章十六句 成王祭于文武而徹饌之樂歌

附解序曰禘太祖也箋疏以為成王禘祭文王太祖

即文王毛萸以烈考為武王鄭康成以皇考為文

王王安石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呂祖謙以

周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

故作此歌以告太祖是譽與后稷俱在所告之中

蓋皆以為禘祭也至朱子以禘所自出則經無譽

與后稷之意以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恐屬

序誤改為武王祭文王之詩其不從禘祭之說是

也而禘于文王皇考目文王孝子目武王又以烈考爲武王與文母竝稱文義不順且謂武王祭文王則皇考綏子宜直貫下八句而又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虛實字義皆爲觸背或以爲成王祭文武之詩核之詞理乃爲妥協然竝祭文武而多言武王之德人猶疑之不知周稱文武昔稱唐虞堯舜合德而成時雍文武合德而成到治文王服事武王克商疑其若不相合而夫子美其繼述恆言竝稱文武以文武道同德同也武王光有天下文德賴以昭明成王蒙業守成得以右烈考與文母

詩經恆解

卷六

三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不敢竟以己爲能享文王而盛稱皇考綏子以此頌其父卽以此頌其祖人子之道立言之體當然先儒不明大理多生枝說致本文承接不順安可弗辨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康成以爲卽此詩以論語以雍徹推之理或有然姚氏謂徹非祭名譏周禮之謬然周禮言徹與語言徹祇是云徹饌非謂祭名何得妄議至昌不避文王之諱蘇子由曰周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李氏樗曰穆王名滿襄王名鄭當時有王孫滿衛侯鄭孔子作春秋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此

諸侯享禮必于廟而天子燕饗諸侯則不然然以此詩之意觀之似天子于諸侯朝已而率以朝廟事亡如存其君臣上下一體嚴敬之意可想其禮不可考矣

詩克昌厥後噫嘻發爾私皆未嘗諱其說亦是然不聞廟中不諱乎此詩在成王時周公作樂卽作樂歌豈當諱而不諱之耶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儔革有鶴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賦也始也辟王成王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陽色明也軾首日和旂上曰鈴中央聲和也儔革轡首有鶴金飾也休美也昭考武王皇大也美也祐福也言諸侯來朝天子述職求章其車服之盛休哉足爲光于王國天子於是率以見于昭考以致孝享祐先王之靈介諸侯以眉壽永保君臣之盛大集多祐而烈文辟公亦當思先王之明德益懋贊綏我以多福俾緝熙于明于純嘏蓋重以先王之靈助以恪共之誼典隆而

詩經恆解

卷六

三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意謙

載見一章十四句

諸侯來朝成王率以見于武廟而作

附解序曰始見乎武王之廟也毛氏訓載爲始朱子以載爲語詞謂毛解未必然然諸儒多從毛氏折衷言成王免喪諸侯來朝成王率以祀武王義爲至允記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告于大廟示不敢專以尊先也諸侯述職來朝成王率以見于武王一以明耆定之烈一以明丕承之恭而重以先王美其綏福所以震疊懷柔之意皆在其中毛氏之說固優于朱子而

其來而惜
其去不言其
德而美其從
者皆虛處著
筆愛慕無窮
之意

折衷發明尤曲盡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音姥有羹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

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見上薄言追之左右

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賦也客微子也作賓王家故曰客重言有客鄭重之

也亦白殷尚白微子修其禮物不特冠裳皆白馬亦

白也羹盛也如草之盛且多也韓奕曰籩豆有且敦

琢治玉之名旅其卿大夫從行者言其才美如玉也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繫其馬固留之也追之送之也

綏安也左右綏之衛送左右無方也淫大也威威望

言其平日德行有大威望夷平也平安之意微子來

朝天子以賓禮之燕于廟而作此樂歌美之致其愛

敬祝以降福與凡諸侯不同夫子存之以見武王代

商一秉至公無我之心而微子受封延成

湯之禮樂宗祀非顧顏而事人者可比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微子來朝天子告于廟而享之作此詩以頌也

詩經恆解 卷六 圭西充鮮于氏特圖藏

附解紂為無道天下叛之紂皇遽自焚非武王迫之

天下推戴武王武王不從天下必亂湯祀斬而生

民殃故不得已順人以安天下武庚既無君德而

天下諸侯厭紂已深即武王強立武庚諸侯亦必

不服且將乘釁爭亂故夫子以為應天順人既代

商而修復成湯之政書曰反商政政由舊蓋湯之

文服事而武
弱南詩書明
言其無二而
儒者猶多疑
之愚于論孟
及詩註屢辨
之此詩亦足
見一斑也

非監制之也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

國國三人本古制不意三叔不肖不能知武王之

意武庚頑劣同歸漸滅微子初本行遜武庚既喪

周乃求得之以承殷後微箕皆大賢也非有以灼

見武王至仁至公之心安肯受其封爵此詩美其

儀從致其流連喜其降福皆循環諷咏實有欣幸

無已之誠足見周與微子皆肫然在天理融洽中

舊謂微子來見祖廟而作然武王封微子于宋待

以賓禮其始封之時蓋已告廟此當是成王初立

復來朝見天子告于廟而享之為此詩以頌也古

詩經恆解 卷六 圭西充鮮于氏特圖藏

享禮必于廟天子于諸侯不盡然惟二王之後以

賓禮待則告于廟而享之理所必有此詩所以列

于頌而不列于雅也舊以羹且為言享禮淫威為

言紂膺天罰然自言享禮之盛面斥微子先君之

惡皆非聖人所為故特正之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賦也於歎詞皇大也允文信乎其有文德勝殷以德止其暴非

為兵伐之也遏止劉殺也武王應天順人以止天下

之暴掠者鄭康成曰老也爾語詞言大哉武王其功

烈莫與爭者蓋文德之文王克開厥後武王嗣之用

以德止暴而定亂年老而後成此功未嘗汲汲于代

武一章七句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此其樂歌也

附解何氏楷曰聲以節舞唐賈氏謂詩爲樂章與舞

人爲節是也春秋傳曰武王克商作頌其卒章曰

耆定爾功蓋謂因克商而作此詩非謂武王自作

也武王沒周公定制作乃作此詩爲大武之樂其

以此爲武之卒章賈爲武之三桓爲武之六與前

人言者異朱子以爲今之篇次非舊是也武王克

商無一毫私利之見宋儒亦未能知愚已屢言前

篇亦已詳之要以夫子應天順人及言湯放桀武

王克紂時也信之竝非臆測耆字毛曰致鄭曰老

詩經恆解

卷六

毛氏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鄭義爲長言武王嗣文之德因遏劉而後應天順

人已在暮年與中庸所謂末受命合且足見武王

代商述文之心未嘗汲汲于利天下也或曰武王

既非以力克商何以諡武而樂又名武不知武之

爲字義取止戈蓋以止亂爲武非以殺伐爲武文

王六州歸化而安服事紂惡不悛天下苦其暴而

畔之因平日戴周推戴武王人心也即天心在焉

武王若不應而順之諸侯必互相雄長紂亦必亡

湯祀必斬惟不得已而順之湯之政湯之裔皆不

墜而天下又安民心大定此非常功德所以無慚

於堯舜而孔孟皆恆以堯舜文武竝稱也奈何不
信孔孟而信先儒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嬖嬖在疚音几於乎皇考永世克

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

王繼序思不忘賦也閔與憫同傷也予小子成王自

王繼序思不忘賦也閔與憫同傷也予小子成王自

庭止常若降臨于庭止語詞皇王兼指文武也序緒

也言傷予小子遭家不造而居憂今雖免喪免喪常

在疚也每念皇考終身盡孝惟皇祖之道是遵小子

今將繼皇考而致治亦惟遵皇祖以無忝念茲皇祖

神明在天常如陟降于庭維予小子夙夜敬止以體

詩經恆解

卷六

毛氏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先人於乎皇王繼其序而常思不忘尙冀有以默相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以自警○黃氏

曰成王之時王業已成而詩有懷然危懼之詞

蓋治常生于戒慎亂常起于驕盈故天下雖有

泰山之安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此其所以保

治于無窮也大誥曰子維小子若涉淵水又曰

武王已定之業而王成之書言肯構肯堂即率時昭考之意問予何以圖始成先人之業蓋兢兢以不克負荷爲懼也首句誤解

告廟樂章有先王所已定者有時王新製者子孫傳之而夫子錄其義可取者此三詩之所以作于成王而列于頌也二詩皆見得成王兢兢業述之意